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萬花樓
第十回 受傷豪傑求醫急 濟世高僧贈藥良

慢言教場中操演軍馬，卻說狄青被藥棍打了二十，痛楚難當，雖是英雄猛漢強健之軀，也難忍此疼痛。一程出了教場，連。乙胸裏也隱痛起來，可憐一路慢行遲步，思思想想，暗道：這孫兵部好生奇怪！吾與他並非冤仇，為何將我如此欺凌？若無千歲解救，必然一命嗚呼了。想我狄青，年方二八，指望得些功勞，為國家出力，以繼先人武烈，豈知時命不齊，運多鈍蹇，受此欺凌。但想孫秀，你非為國家求賢之輩，枉食厚祿，職司兵權，倘我狄青日後得有寸進，不報此怨，誓不立於朝堂。當下鮮血淋漓，不住滴流，猶如刀割一般，走了半裏之遙，實欲走回周成店中，不想痛得挨走不動，不覺行至一座廟堂，不曉得何神聖，只得挨躡進廟中，權且在丹墀上臥下歇息。呼喚叫痛之餘，約有半個時辰，來了一位本廟司祝老人，定睛一看，動問道：“你是何人？睡臥於此。”狄青道：“吾乃城守營林老爺手下兵役，因被孫兵部責打二十根，兩腿疼痛，難以行走，故於此處歇止片時。”司祝道：“這孫兵部可與你有什麼怨仇，抑或誤了公於事情？”狄青道：“非與他有仇，亦不是誤了公於，只一時犯了些小軍法，被他責打二十軍棍，痛苦難禁。”司祝道：“久聞孫爺的軍棍，比別官的倍加厲害，軍人被打的，後來醫治不痊，死過數人。你今著此棍棒，必須趕緊調治才好。”狄青道：“不瞞尊者說，吾非本省人氏，初至京城，那裏得知有甚高明國手？”司祝道：“醫士甚多，只能調愈得此棒毒，只有相國寺內有位隱修和尚，他有妙藥方便，是吾省開封一府，有名神效的跌打損傷諸般腫毒方藥。這和尚比眾不同，他為人心性最清高，常閉戶靜養，只有官員偶然來交往。又有一說，他既與官宦相交，心性定然驕傲，卻又不然，生來一片慈善之心，倘得醫治人痊效，富厚者定然酬謝千金玩器，如遇貧困人，苦切求懇，即方便贈送方藥，也常常有的。”狄青聽了，說：“多蒙指教。”司祝言罷，進內去了。狄青思量，既有此去處，不免挨去求和尚調治，但我今身上未有資財，只得去懇求他發個善心。等調理好，張、李兄弟在店中尚有銀子，借些來酬謝也使得。想罷起來，躡出廟門，一步挨一步，直向相國寺行來。行不遠，到得寺前，只見閉著寺門，只得忍著疼痛，將門叩上幾下。裏面走出來一位小和尚，言道：“你這人因何叩門，到此何事？”狄青道：“小師父，吾狄青有急難來求搭救，只為我身當兵役，卻被棍棒打傷，要求和尚大師父調治。”這小和尚聽了，進內稟知。去半刻而回，言道：“大和尚呼喚你進內相見。”狄青忍著痛，隨了小和尚進至裏廂，一連三進，一座幽靜書齋，一位和尚坐在當中交椅上，年紀已有花甲，豐姿健旺，雙目澄清，容顏瀟灑，開言道：“你這人來求藥調疾的麼？”狄青見問，即倒身下拜，將情形一一達知。老和尚見他如此痛楚，便喚徒弟扶起，言道：“你既受此重傷，十分痛苦，何須跪倒塵埃，如此更然痛上加痛了。貧僧是出家人，總以救人為心。又念你山西遠省，孤零外客，決不計較分毫。我素聞這孫兵部為人嫉賢害能，胸襟狹小，軍中有人得罪了他，常被用藥棍毒打，每難活命，實是大奸大惡之人。在貧僧看你的痛苦，直透心內，必是被他用藥棍打傷的。這奸臣製造成毒藥棍，傷害人死的已多。”

言罷，引狄青至側室禪床睡下，將窗門緊閉，又細問狄青一番，便道：“你今受孫賊毒害了。他用藥棍打你兩腿，不出三天就腐爛，至七天之內，毒傳五臟，縱有名醫妙藥，也難救解。”狄青一聞此言，心內大驚，口稱：“大和尚，萬望慈悲，搭救我異鄉難人，叨感恩德如山。”這隱修聽了笑道：“貧僧既人修戒之門，六畜微命，尚且惜生，何況同類之人。你今受此重傷，吾若坐視不救，何用身入修行之城？”當時在架上取下一小葫蘆，倒出兩顆丹藥，一顆調化開，教他先吃下，一顆汗後再服。回身又取出草藥三束，一束善能解毒，一束善能活血，一束善能止痛。就命小和尚一齊搗爛，用米醋化開，塗搽於兩腿之上。狄青搽藥之後，越覺痛得厲害，大叫一聲：“痛殺我也。”足一伸一縮，登時昏暈過去，遍身冷汗，滾流不住。小和尚見他昏迷不醒，也嚇一驚。大和尚又喚道：“徒弟，快取油紙將他傷處封固，再取被褥一張，與他蓋好身軀，這一顆丹丸，待他汗止後，化開而服。”一時天色已晚，小和尚端進齋膳，殷勤服侍，按下慢提。

卻說教場孫兵部，見天色已晚，吩咐暫止操演，明日再操。五位王爺一同起駕，孫秀恭送。

再說林千總回到署內，悶悶不樂道：“狄青，你具此英雄偉略，何難上取功名？豈知禍起壁上幾行字跡，險些一命難逃。你今雖得汝南王救了，久聞這奸臣造成藥棍一條，傷人不少，倘或被他人仍用此棍打你，又是難逃一命。但今未知你走在那方，痛在那裏，使吾一心牽掛不安。也罷，且差人查訪他便了。”

不談林貴差人查訪，且言狄青雖遭藥棍傷害，幸得隱修的妙藥調治，當日內服丹丸，外敷仙藥，毒氣盡消。一連過了五六天，腐爛處已皮光向實，行動如常。這隱修和尚實乃濟世善良之輩，調愈了狄公子，尚憐他行走未得如常，且冒不得風，既無財帛相謝，反將公子留下，饗膳之費仍是他的。看來真乃救急扶危為心，不以資財為重之輩，在出家人中如是存心，亦不可多得。

狄青在寺中已有數天，又調服了幾次丹藥，症已痊愈了。想道：這和尚如此救濟，得調理痊愈，我赤手到來，娘膳所供，亦是他的。今日無物作謝，不免將此血結玉鴛鴦，相送與他便了。但思此寶乃我七歲時母親交付。母親對我說，此物乃三代流傳家寶，外邦進貢一對與朝廷，聖上賜與祖父，乃雌雄一雙。一隻雌的祖母已交付姑母，一隻雄的與我母親收拾。如今交我佩於身邊，一見鴛鴦，如見生身之母，至今已九載。今日無可奈何，只得將此寶送與和尚吧。主意已定，向腰間解下香囊，取出玉鴛鴦，但見霞光閃閃，不由嘆道：“寶物啊，你出產番邦，祖父叨先皇恩賜，伴我多年，今日不想要分離了。但今見此鴛鴦，不覺又想起我的姑母。曾記幼年時，母親常說，父親有一同胞妹子，似玉如花之美，被先帝選上朝中。後來得聞凶信，已歸黃土，可憐屍柩還在京邦，不得歸鄉人土，想來也令人心酸。想我姑母雖則身死，未知雌的鴛鴦存於何所？鴛鴦好比夫婦一般，前日成雙成對，豈料今朝又歸別人，實乃不得完敘。”

狄青正自言自想之際，只見小和尚含笑到來，言道：“官人，你今患症已痊愈了。”狄青道：“多感你師莫大之恩，無可酬報。”小和尚道：“你手中弄的是什麼東西？”狄青道：“此乃血結玉鴛鴦，因思量大和尚活命之恩，怎奈我並無財物相謝，故將此寶送他，聊表微忱，有勞弓悅。”小和尚微笑道：“難得你有此心，來吧。”小和尚當即引著狄青來至靜房，拜見隱修，狄青叩謝活命之恩，跪拜在地。大和尚微笑道：“些小搭救之情，何足言謝。”起位扶挽小英雄，狄青遞上鴛鴦，隱修一見此寶，連忙問其緣由。狄青將此物來歷說明，言道：“深沾活命洪恩，無以報答，只有隨身小物，聊表寸心，伏望勿嫌微薄收領，小子心下略安。”隱修聽了，微微含笑說：“吾既人戒，必以方便救濟為懷，那個要你酬謝？況此物乃是你傳家之寶，老僧斷不敢領情。”狄青懇切說了一番，隱修只得收受放下。狄青自思，身體已痊愈了，便要拜辭出寺，隱修道：“且慢，你患傷雖愈，還未可多動，且從緩攔攔三兩天乃可。”狄青道：“還動不得麼？”隱修道：“這孫賊用毒藥汁，浸淫棍棒，他一心要絕你性命，非用藥快速，不出十天之內，毒氣傳於六腑，難以挽救。今幸而安痊，到底兩腿尚弱，且再靜耐數天，服些丹丸，便永無後日之患了。”狄青聽罷，應諾依命，隱修又吩咐徒弟引他回到禪床安息去了。

卻說隱修平生所愛者，乃古董玩器之物，如今狄公子做人情相送，一時滿心欣然，拿起玉鴛鴦看弄一番，笑道：“果然好一件寶物。我想狄青有此奇寶，必非等閒人家之子，老僧要問個明白才得放心。”說罷，把玉鴛鴦裝入香囊，霞光閃射於外。

又過了三天，此日乃八月初十，隱修正在禪房間坐，忽小和尚報說：“靜山王爺到來。”原來靜山王呼延千歲，與這隱修和尚時常來往，兩人交誼甚厚。這一天呼延千歲騎馬，帶著八名家將，來到相國寺門首。隱修忙出來迎接，遂至靜堂參禮畢，遞奉過香茗，隱修請過千歲金安。王爺言道：“吾倒忘記了。”隱修道：“千歲忘記了什麼？”王爺說：“本藩有丹青一幅，想送與你，不想連次忘懷了，當真記性平常。”隱修道：“千歲爺為國分憂，記大不記小，貧僧改日到府領賜便了。”王爺四邊一看，只見禪榻清淨，迴絕塵埃，幽雅的很，不覺嘆道：“你修行無憂無慮，可比活神仙，我等為官，政務紛繁，實不如你自得逍遙。”隱修道：“承千歲謬贊，念貧僧在此，無非靠著十方田土，供應三尊聖佛，閒來數卷經書消遣，多蒙王爺抬舉，貧僧借以有光。”王爺笑道：“你卻會言語，

今日本藩不往看操，且取棋來與你下幾局吧。”隱修向香囊內拿出棋子。王爺偶然看見囊中一隻玉鴛鴦，毫光四射，帶笑把頭一搖，道：“你這和尚果是個趣客，這玉鴛鴦是件至趣妙東西，但非民間所有，那一位老爺送你的？”隱修微笑道：“原非民間之物，只可惜雌雄不得成雙。”王爺道：“是了，倘得雌的配成一對，價值連城，可以上進得朝廷的。不知你多少銀子買下來的？”隱修笑道：“不用得銀子，只因貧僧醫痊一人，他送我作謝。”王爺道：“你這光頭倒也得此便宜奇貨。”當時王爺放下這玉鴛鴦，隱修已將棋子四圍排開，擺下對坐交椅，棋盤棋子全是象牙造成。

不知二人下棋後，狄公子如何拜別老和尚，且看下回分解。